



湖南方言系列

選書題



衡阳方言

李永明 著

湘潭大學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湖南方言系列

選中題

衡阳方言

李永明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衡阳方言 / 李永明著.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6.10

(湖南方言系列)

ISBN 978-7-81128-883-4

I. ①衡… II. ①李… III. ①汉语方言—方言研究—
衡阳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5280 号

湖南方言系列 衡阳方言

HENGYANG FANGYAN

李永明 著

责任编辑: 王正杰

封面设计: 周湘兰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 0731-58298960 传真: 0731-5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址: <http://press.xtu.edu.cn/>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6.5

字 数: 40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8-883-4

定 价: 70.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湖南方言

衡陽方言

黃耀堃題





李永明,1928年出生于新加坡,原籍广东揭阳。曾就读于香港中业学院和新侨中学。1957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湖南衡阳市八中任教,1963年调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1980年调湘潭大学任教。1992年底退休,1996年赴香港定居。

原任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方言研究室主任,兼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执行理事,湖南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方言研究会会长。现仍兼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省语言学会顾问。

主要著作有《潮州方言》(1959年中华书局)、《衡阳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六部。另与人合著:《湖南省志·方言志》(200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任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年语文出版社,任编委)、《古汉语知识详解词典》(1996年中华书局,任编委)。

1986年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被评为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积极分子;1987年被评为《湖南省志》修志先进工作者。



李永明 1993 年 12 月参加“香港潮州学研讨会”期间，与“潮州双宝”之一的饶宗颐教授（“双宝”的另一位是李嘉诚）合影。饶宗颐先生已 96 岁高龄，本已封笔，仍破例为本书题签。作者感激不尽！特转载与饶先生的合影照片一张，以资留念。

《湖南方言系列》总序（一）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语言和方言亦很复杂。西北和西南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语言丰富，而东南部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汉语方言则相当复杂，湘语、赣语、吴语、闽语、粤语和客家话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湖南省处于长江中游偏西南地区，不仅汉语方言比较复杂，而且有数种少数民族语言。如土家、苗、瑶（勉）、侗等民族语言，主要分布在湘西一带。其他都是汉语方言地区，湘东与江西交界多为赣方言和客家方言，湘北常德、张家界地区和湘南郴州地区主要说的是西南官话，湘中的湘水流域和资水流域即长沙、湘潭、娄底、邵阳、衡阳和永州等地则是湘方言集中所在。湘方言又有新派和老派之分。此外南部还有一种土话，可能是湘语的一种变体。

李永明教授主编出版的这套《湖南方言系列》，共收十余部，包括《长沙方言》、《衡阳方言》、《临武方言》、《常德方言》、《宁远方言》、《永州方言》、《湘潭方言》、《湘乡方言》、《岳阳方言》、《临湘方言》、《辰溪方言》、《张家界方言》等。前三种是订正重版，其余几种是初版。除《辰溪方言》、《张家界方言》是李永明的学生谢伯端的著作外，

其余都是李永明本人的著作。全书不涉及少数民族语言，但反映了湖南境内的多种汉语方言。长沙方言属新湘语，是湘方言的代表。永州方言可算老派湘语，但它保持的全浊音不够完整，不是典型的老派湘语。湘乡方言是比较典型的老派湘语。湘潭方言是新派湘语中较特别的，一是分尖团，二是分舌尖前和舌尖后，又有点老派的特点。衡阳方言也是介于新老湘语之间，因为它的全浊声母处于向清音化的过渡阶段。湘东北的岳阳、临湘等地方言基本上属赣语，而以临湘话最为典型。临湘话还有个突出特点，那就是次清变全浊音。常德方言属西南官话。湘南的临武、宁远等地都是双语区，即既讲官话，又说土话。各地土话也不一样。学者们对土话性质的认识也有分歧。我想可能是古江西移民语言或老湘语和原居民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后产生的一种混合型的语言变体。嘉禾话里还保留[-m]尾，更为特殊。

这十几种湖南方言著作都是永明学兄多年来亲自调查研究的成果。他是1953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而我是年在中大语言学系毕业留校工作。我们当时虽不相识，但确是校友，所以我称呼他为学兄。1954年我就随语言学系师生调往北大中文系了。我们再次见面即真正相识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武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主办的第一期音韵学研讨班上。永明兄是广东潮州人，1957年中大毕业后分配到湖南衡阳市第八中学（省重点）任教。他在教学之余对

湖南方言发生浓厚兴趣。他在中大学习时本来对语言学和方言研究情有独钟，已发表一部《潮州方言》(1959)。所以一到衡阳后不久就着手对衡阳方言进行调查研究。但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从记音、收集材料、完成初稿到公开出版，竟经历了二十余年。《衡阳方言》(1986)是全面描写湘方言的一个方言点的语音、语法、词汇的第一部专著。此前他还编辑出版了一本《衡阳方言词汇》(1984)。

“文革”以后，永明兄调湘潭大学工作。这就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他的专业才能。除了讲授“现代汉语”等课程，还开设了“方言调查研究”课，招收攻读汉语方言学的研究生。记得1989年我在张家界参加首届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之后，永明兄还邀请我顺道到湘潭大学和他的研究生举行过座谈。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他本人或带领学生或与湖南师大方言研究中心的同道合作，对湖南方言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继《衡阳方言》之后，又编写了《临武方言》等一系列专著，培养了一批方言研究工作者，并与鲍厚星教授主编《湖南省志》第25卷的《方言志》(上、下二册)(2001)。

永明兄退休多年，并已定居香港，虽已年逾八旬，但仍挂牵着湖南的方言研究工作，经常回湖南来，继续整理、研究已调查的材料。这部丛书就是他多年来调查研究湖南方言的成果的集结，近来在省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各市、县有关领导与湘潭大学领导和湘潭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

即将问世了。这是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个湖南籍的老语言学工作者，我感到非常高兴，对永明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唐作藩

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湖南方言系列》总序（二）

因为同道，我和李永明教授早就相识了，我们交往已近半个世纪。据我所知，永明兄从年轻到年老，从做学生到当教授，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退休后的今天，长期孜孜不倦地调查研究汉语方言，一个点一个点地深入调查细致描写，并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硕果累累，很有建树；尤其是对湘方言的调查研究，成就卓著，贡献更大，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很具特色的《湖南方言系列》（以下简称《系列》），就是他潜心研究湖南汉语方言的重要成果！

我们知道，湖南的汉语方言相当丰富、复杂，有湘语、赣语、官话、客家话，还有乡话和土话等。湘语是湖南境内最主要的方言，它分布地域广阔，使用人口众多，是湖南的主体方言。因为历史的变迁，区划的更动，人口的迁移和人文、地理的差异等原因，湘语内部的差别较大，过去人们通常把湘语分为新湘语和老湘语两大派，而方言学界则从学术的角度，把湘语分为长益片，即长沙、益阳、湘潭、岳阳、衡阳等地区的方言；娄邵片，即娄底、邵阳、双峰、湘乡等地区的方言；辰溆片，即辰溪、泸溪、溆浦三地的方言，这是比较具体的分法。对湖南境内的官话，学界把它划分为常澧片，即常德、临澧、澧县、桃源等地

区的方言；吉永片，即吉首、永顺、古丈、张家界等地区的方言；怀靖片，即怀化、靖州、芷江、麻阳等地区的方言；湘南片，即东安、永州、江永、临武等地区的方言。对湖南境内的赣语、客家话、乡话和土话，学界也都有具体的描述。

近百年来，学界对湖南方言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有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早期的如杨树达的《长沙方言考》和《长沙方言续考》，杨时逢整理出版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等。近期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李永明、鲍厚星主编的《湖南省志·方言志》，吴启主、鲍厚星等主编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等。还有不少单点的方言志、方言报告、方言专著、方言词典、方言音档等。

永明兄自大学毕业，以后又到湘潭大学任教，一直致力于调查研究湖南汉语方言，先后出版了多部湖南方言专著。他在《长沙方言》一书自序中，曾提出写作湖南汉语方言的“三部曲”设想，即“湘语三部曲”、“湘南三部曲”、“湘东北三部曲”，就是要先写新湘语的长沙、衡阳、湘潭的方言，再写湘南官话和土话双方言区的临武、宁远和嘉禾的方言，还要写湘东北湘语与赣语交错和过渡区的湘阴、岳阳、临湘的方言。现在，这个设想已经部分实现，《长沙方言》、《衡阳方言》、《临武方言》已经出版，还出版了《常德方言志》；其他方言大多也进行过认真调查，并写成书稿，

只待出版了。还调查、编写了当时设想之外的部分地点方言。现在出版的这套《系列》，内容比“三部曲”设想更丰富，涉及方言点更多，分布地域更加广阔。其中既有新湘语、官话、土话，还有双方言、多方言区的方言。这套《系列》，除《辰溪方言》、《张家界方言》是永明兄的学生谢伯端的著作外，其余都是永明兄本人的著作。《系列》为我们描绘了湖南汉语方言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提供了翔实、可靠、珍贵的资料，是一套具有显著特点和重要价值的好书。《系列》所收方言多数有较大代表性，语料都十分丰富、可靠，描写、分析都较细致、深入，其水平和价值自然会得到学界的肯定，《系列》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系列》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缺少乡话的代表方言。

我读过本书部分书稿之后，深受教益，收获颇多，因此乐于遵命为《系列》写序，谈点儿我的感想与体会，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多加指教。

陈章太

于北京寓所永春斋

自序（总序）

这套《湖南方言系列》是积三十余年调查研究成果的总集。自从 1980 年下半年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之后，差不多每年都拨出半年时间，带几位学生当助手，到湖南各市、县调查方言；或带选修方言课的学生外出实习。唉！人生有多少个三十年啊！如果从《衡阳方言》算起，那时间就更长了。衡阳方言的调查时间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整理成书稿是 70 年代末。

湖南方言不等于湘方言（通称“湘语”）。湖南方言指的是湖南境内的方言，包括湘方言，西南官话，客家方言，赣方言，湘南的土话，湘西的乡话，等等。可见湖南境内的方言非常复杂。

湖南方言有很多特点。如：

新湘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今清化时，不论平仄，均不送气（有个别例外）。而普通话阳平清化时，则以送气作为补偿手段。新湘语不采取这种补偿手段。新湘语的湘潭方言，更特别，与京剧一样，有尖、团之分；另外，还有唇齿浊声母 v ；韵母方面，有后低圆唇元音 ɒ 。

老湘语的湘乡方言，不但保存了整套浊辅音声母，还有浊送气音；塞擦音声母 ts 、 ts' ，往往变为塞音声母 t 、 t' 。

衡山方言也有这种情况。

湘东北的临湘方言，更加奇特，凡湘语念送气音的，它一律变为不送气的浊音，即“次清变浊”。所以，在临湘方言中，找不到送气音声母。

湘南地区，如临武、嘉禾、宁远等县，其土话的难懂程度，不亚于外语。临武土话“吃饭”叫“咬饭”[kiou¹ fã¹]。宁远土话“吃饭”叫[i¹ ma¹]。宁远有些地方只隔一条小河沟，两边的居民就无法通话。

所以说，湖南境内的方言是非常复杂的。

这套书除《辰溪方言》、《张家界方言》是谢伯端的之外，其余虽是我个人的科研成果，但如果没有有关省、市、县领导和我校领导的支持，以及各市、县发音合作人的通力合作，是出不来的。如果没有文新院方言专业和语言专业的研究生帮忙打电脑排版（有些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仍继续帮忙），要出版，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套书的出版，是集体的成果。谢谢大家！

这套《系列》，原定 2010 年出版。由于校对任务很繁重，校样出了一次又一次，校对校了一次又一次，到 2014 年底还没有改完。为什么？一是国际音标很多人都不懂，只好由作者自己校对。而作者呢，已 87 岁高龄，老眼昏花，戴了老花镜，还要加个放大镜，对于校样的小字，看起来还相当模糊，所以校对起来进度非常缓慢。这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呢？印刷厂的排印工人，有些不清楚版面的要求，

往往将一个只能放在一页的图表，切成两个，放于两页；或不注意版面的美观，往往把一样大小的一系列图表，变成大一个、小一个。更麻烦的是，他们不懂国际音标，你要改为 a，他改成 σ ；你要改为 σ ，他改成 e，等等。还有，电脑有时也不听话，把双引号（“ ”）变成（ㄩㄩ），有时把一行国际音标声母，变成一行圆黑点。你在这边改好了，电脑在那边又帮你出错。这样循环修改，边改边错，几乎没个完。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字数太多。几百万字，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得完的，何况还有将近一半的国际音标，更难改。岂只是三校五校，甚至九校十校都不止。

就是因为校对任务非常繁复，所以出版工作一拖就是五年。真对不起大家！

这套书是湘潭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盛新华教授策划的。

本系列各本书的写作时间先后不一，当时没有考虑到出一套丛书，所以体例不完全统一，故不敢称为“丛书”而改称“系列”。敬请谅解！

李永明 2015 年 8 月 1 日
于松涛山庄望月楼

序 (1986 年原序)

汉语方言复杂，这是每个人都能直接感受到的。所谓复杂，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方言的种类多，二是方言的差别大。差别大，我们常举北京话同广州话作典型的例子，差别到很难通话。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不管有多大的差别，都只能算是汉语方言，没有分化为许多不同的语言。这跟汉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密切相关。超方言的共同文字和书面语言反过来对汉语起了维系作用，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至于说到方言的种类多，多到个什么数目呢？西汉扬雄写下一部流传至今的《方言》。近人根据扬雄所称引地名的分合情况，可以把西汉方言划分为十二三个区，如秦晋、齐鲁、吴越、南楚，等等，这也可以认为就是两千年前汉语方言大体上的类别。扬雄的目的是搜集同一个语词在各地不同的说法，给后人留下一部古代汉语方言词汇（也许掺杂个别的非汉语成分）的极为宝贵的记录。他的本意并非要通过词汇比较方法来给当时的方言分区分类。词汇的方言特点是很容易察觉的，但很难把这些特点类归为多少条，作为区别于旁的方言足够的依据。我们可以给若干方言性质的词画出曲折错综的同言线，可是无法从这里确定方言的界限。汉语方言的